

★解放军艺术学院丛书

文学卷第四辑（中篇小说）

孤独 的 铜号

毛建福 等著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解放军艺术学院丛书

文学卷第四辑（中篇小说）

孤独的 铜号

毛建福 等著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独的铜号/毛建福等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8. 4

ISBN 7-5065-3495-9

I. 孤…

II. 毛…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5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市门头沟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375

字数:24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15.00 元

目 录

1	西行兵车
52	古典村庄
91	梦中的鸟
124	黑城
162	苇墙
224	生存之一种
265	孤独的铜号

西行兵车

赵 伟

那五十个人的眼泪之酸涩和炽热，是达巴垭军人生命意识的最好注释。我用在达巴垭整整两年的经历解读这一把离别之泪；从此，我的生命就被泪浸润了。

上 篇

轰隆隆——

一声巨响，一壁晃眼的雪山坍塌。风咆哮，雪在飞扬，天和地于一瞬间从视野中消失，再也看不见了。

一长串的车也看不见了。混沌的天地里传来一个凄厉的喊声：班长！班——长——

声音在旷野跌宕。

声音渐渐远小。

听见的，只有风的呜咽，只有呜咽的风里一声轻轻的哭泣。

雪花还在静静地飞扬……

我常做这样一个梦。

我常在白天也做这个梦，我怀疑自己是神经衰弱了，到医院去

看，大夫说不是。我就放心了，就放心地去承受那轰隆隆的巨响给我造成的恐怖和威胁，放心地去倾听那大雪山中风的呜咽和轻轻的哭泣。

我走在城市的大街上，街上奔跑的车轮声使我又听见那“轰隆隆”的巨响，又看见那坍塌的白色雪峰。我的头撞在一个人的身上。我抬头想要致歉，但马上就惊讶得半天里嘴巴合不上，只有咧着嘴傻笑了。而笑的时候，我和那人的脸上都流下了泪。

我说：“连长，嫂子，你们……”

连长哽咽着。连长背后的女人说：“大白天两个大活人怎么撞上了？”

我说：“连长，你过得好么？”

连长说：“好……我只是……总想你们……”

“你也在西北当兵？”嫂子已经认不出那个当年在达巴垭穿列兵军服的小个子了。我伤感起来，我说：“嫂子，你忘了我了？你忘了我了，我就是达巴垭那个小个子兵，叫过你阿姨的呢。”嫂子的眼睛立即睁得大大的：“呀喂赵伟呀！长这么高了戴红牌牌了有女朋友了吗今天得跟我到家里去吃我做的白糖炒辣椒，好吃得很！”

我讷讷半晌，望着连长干笑。

连长说话：“去！去！”

在连长家里那张方桌上吃着白糖炒辣椒，连长一边给我往碗里夹，一边说：“吃！吃！”

“好久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吃过饭了……好久了，几年啦……”那声音到后来就流淌成脸颊上成串的泪花。

我说：“好了，连长……”

嫂子也长叹，低下头吃饭。我就从饭的热气里看见嫂子的鼻尖上滴下一点东西，掉到饭碗里去。嫂子回厨房擦了脸，回来说：“你连长有个毛病……”

连长的毛病是常去巷口望西北的天空。

从巷口望出去，西北方向的那片天空里除了一片云之外什么

也没有。连长望着那片云不断地变呀变呀，就变得像一座山，一座叫达巴垭的山。那云的白色就是达巴垭山上的积雪。

那座山嫂子去过。那地方嫂子去过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那儿的天地一年四季满眼的雪，像云一样白的雪，白茫茫干干净净的大地。连长对她说，你在这儿住久了人就变得跟雪一样洁白呢。嫂子听了这话就骂男人是骗子，连喘气都费劲的鬼地方，还变白呢！

达巴垭十个哨。五十个兵住着七顶帐篷。一个挨一个的像七个绿色圆泡泡。帐篷只高出人一个头。有太阳的天，那些兵们就蜂拥着把发着汗臭味的黄被子铺在篷顶上晒，嫂子从旁边走过，就闻到一股强有力的味儿，还能看见被面上许多斑驳的图案。嫂子听老兵们说：“那是枪油。”

那个晚上有一轮细细的弯月。嫂子不知道西北的月相怎么看，就不知道是初几。躺下不久肚子就发痛，嫂子明白是要生了，抓住连长的手不放。她怕睡在旁边帐篷里的兵听见了，先是忍着不叫不喊，到后来就忍不住，呻吟起来，越来越响，她顾不了许多，弄得帐篷里的兵们战战兢兢。

嫂子说：“热水。”

帐篷的门口就递进来一只盆子，盆子里满满一盆水冒着热气。热水是班长老黑叫烧的。老黑听到嫂子的叫声后就说有人叫你们叔叔了赶快烧热水。老黑是志愿兵，结过婚了。

连长扭头看了一眼，叫：“端进来！怕个球羞呢怕！生娃有啥看不得的？”外面的人磨蹭着谁也不好意思进来。老黑在帐篷外用他那浓重的陕北话对我说：“小个子娃哩，你小不怕羞，你去。”终于有一个小个子列兵怯怯地跨进来，端了盆子埋了头，蹑手蹑脚走到床边，声音从脖子下挤出来：“连长……给你……”

帐篷里的马灯散发着粉红的光。嫂子说冷。连长将两床被子盖在她的身上，嫂子说还是冷。连长没办法，直搓手。

门口有响动。连长把头伸出门外，外面站着黑压压一大群兵，每人手里抱着被子，悄悄的声音说：“连长，给！”连长也悄悄的声音

说：“不用，她睡着了。”门外的声音说：“你嫌有味儿？”连长说：“嫌个屁。回吧，别弄感冒了。”

婴儿“哇”地一声哭起来。帐篷外的兵听了都醉熏熏的了。

半夜里，起了风，拉帐篷的绳子被吹得呜呜作响。那轮弯弯的细月不见了，外面的漆黑里似乎山摇地动。嫂子又醒来，连长急，把帐篷门闭死，自己站在门缝处挡着不让一丝风进来，借着马灯的光问女人：“冷么？”嫂子摇头，看帐篷，被压得沉沉的。连长说今夜好大的雪！

早晨，嫂子醒来，听到男人的声音在外面狠狠地问：“着了凉！这么多人！咋得了？”

没人吭声。

多少天后，连长才淡淡地告诉嫂子，那夜把帐篷压得沉沉的不是雪，是兵们把自己的被子在帐篷上搭了一层。

小孩生下来的第二十八天，都会笑了，忽然抽起了痉风。连长抱着往山下的医院送，路远，半路上死在连长的怀里。连长呆了，两眼发直，随去的兵叫半天“连长”才叫回神来。就将娃放在山坳里用雪埋。兵们不吐，一拨人守着连长，一拨人回去取了条新被子来，将娃裹住，放在了最高的雪岭上。

嫂子见孩子没抱回来，差点就死了。连长劝不来人，只是站在床前说，恁什么，只要你在，再生！那话说得跟出操下口令一样。

过了一月，兵们还耷拉着脑袋。达巴垭死气沉沉。连长问，都怎么啦？没人吭声。连长就把他们集合到帐篷外面的空地上，教兵们唱歌。男人的声音又粗又涩——

小小的一片云呀
慢慢地飘过来
请你么歇歇脚呀
暂时停下来

.....

到了嫂子能下床，连长就照样领着兵去换哨。嫂子看见那些兵们边走边背着男人摘下军帽向那最高的雪峰挥舞。

嫂子想，他们在干啥呢？

到了复员的时间，兵们就全都眼泪汪汪了，连长也少吃许多饭。车停在山下的公路上等复员该走的兵。连长和不该走的兵把该走的送下山去，他们就站在路上听连长说话。连长站在队列前，什么话也说不出，嘴唇颤抖半天，只叫一声：“兄弟们……”就哽咽了。复员的兵们叫一声：“连长……”哭溺了。上来握手一人一根抽分别烟。泪水无休无止地流，把声音打湿了。公路上只是一片唏嘘气的声音。

年年如此。

后来连长也该走了。兵们都哭，越想越要哭，越哭越想哭。车开动了。那些兵追着车跑呀跑呀。连长把脸贴在车的后窗上，哭倒在车座里，喉咙里发出咕咕的怪响。

吃了嫂子的白糖炒辣椒，我该走了。连长送我出来，说：“那条新被子是你的？”我点点头。我点头的时候，鼻孔里酸痛起来。

天空有一片白云，正在飘走。

我说：“连长，别送了。”

连长就站在巷口，望着我的离去。他说：“你常来，你常来听见了吗？”我回头，看见他哭了，他又一次在送别——我想起来，眼下正是垭里复员的季节。

复员的时候就想起入伍的时候。

新训结束后，新兵被分成了好几处，一些到司训基地学开车，一些打勤杂，一些分到青藏线沿途的兵站哨所。我和邵光蛋分到哨所了。

有小道消息说先去司训基地的都是关系户。三圆到后勤打杂去了，不知干啥。茂泽也到司训基地去，我就对那种说法产生怀疑。

但觉得心里憋得慌，想要哭的，却流不出眼泪来，终究是把心一横，爬上车，忍着泪笑着与茂泽和三圆分手，祝他俩走运，好好学车。

军务处的一个参谋吹了一声哨，对哨音的理解我也像老兵一样都懂了，什么哨儿起床，什么哨儿吃饭，什么哨儿注意，什么哨儿集合，长长短短，高高低低，我都懂了。军务处的参谋吹的是集合哨，于是我们就集合。一个颧骨上有颗黑痣的高个子站在我的旁边，我看他伸出一个指头，悄悄抹去颧骨上的两颗泪。我就暗暗地笑。

参谋照着手里的手册念，谁在山口，谁在二道梁，谁和谁在三道梁。

兵站还有四道梁和五道梁。我和邵光蛋分到了五道梁。五道梁也叫达巴垭。达巴垭最高，最高也就最苦。送我们的车在路上颠簸了四五天。那道路看上去好好的，却是这儿一个坎，那儿一个坑，老兵说这叫反浆路。

路面不断抬升，一路看过去都是地阔天高，大块大块的雪塬展现在眼里。气温越来越冷，但却总能在一处看见一两个藏民在放牧他们的牦牛和羊。他们在广袤的孤独的天空下悠闲自在的弯着腰，驮着身上的皮袍在草地上搭起罐子，燃烧牛粪火煮奶茶。路边的水沟里结冰，一个两个藏族的小孩赤了脚在冰上跳。刚生下来的婴儿被父亲揣在怀里骑马飞奔。于是我对藏族人的生存力之顽强表示惊诧，设想将来地球上发生了大灾难，唯一能存活下来的人种可能就是这些藏民了。

车在我们的迷迷糊糊中停了。从篷缝望出去，终于看见七顶绿色的帐篷。

带车的那个参谋说：“到了。”

我第一眼看见那七顶绿色的帐篷，觉得它们像七个绿色的圆泡泡冒在雪峰连绵之上，小得叫人心里升起一种滑稽的笑。帐篷前面有一片开阔地，一角竖起一块木牌：达巴垭兵站。门口有一个如熊一样臃肿的兵在值班，双手抄在大衣的袖子里，胳膊上套着一个

红袖套，套上有两个皱不拉叽的字：值日。

值日愣愣地看了我们半天，才反应过来说：“你们是新分来的吗？”

带车的参谋说：“叫你们连长。”

值日又愣了半天才点点头，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然后转身先到左边第一个帐篷口，把头伸进去，声音哑哑地说：“连长，来人了。”

从帐篷里出来一个中尉。中尉的脸跟那个值日的一样，被风雪皱出了许多干燥的皮在脸上翘着，酱紫的颜色，乌青的嘴唇上裂着一道血口子。参谋说：“卞连长你好！”出来的中尉点点头，说：“你好！”声音也哑哑的。参谋说：“换回去的人都准备好了吗？车回去时就带走。”卞连长说：“他们都不想走。”参谋说：“我理解……”卞连长点点头。我看见连长点头时眼睛里恍惚有泪花。我想，这是啥好地方呢？呆着还不想走？

卞连长看着我和邵光蛋，说：“欢迎，进屋里。”

我和邵光蛋进到那间大帐篷里的时候，里面乌烟瘴气，六七个老兵正围了一圈打扑克，把一个军用行军箱当牌桌，屁股下都坐着马扎。

我和光蛋进去的时候，他们就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又扭头干他们手里的活儿了。他们把两副牌合在一起，打双抠。

帐篷里摆着通铺，可以睡二十多个人。

牌圈子里有一个志愿兵，脸黑且瘦，一边出牌，一边说：“你们俩娃，睡中间。”一口浓重的陕北话。后来我就知道他是我们的班长，连长叫他老黑，于是大家都叫他老黑了。另一个山东口音接着从牌圈里传来：“达巴垭又多了两个名字！”这人肩上戴着上士的牌子，有一张俊秀的脸，尤其脸上那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回头对我们笑了一下，问：“通信连那个肖征上学了吗？”我说：“不认识这个人。”他说：“不认识？怎么会不认识呢？新兵欢迎会上她没唱歌？”光蛋说：“有好些女兵都唱了，不知是哪个？”那人就唱起来：“大雪

没了坡上的草，黄牛饿得嗷嗷叫，你去扫块雪出来，我来给牛割些草。”唱完他说：“就是唱这个词儿的女兵。”光蛋马上说：“唱了唱了，她还在呢。”老黑班长就嘲笑说：“哟！哟！欧阳林，我看你娃是癞哈蟆想吃天鹅肉哩。”那叫欧阳林的就笑，说：“班长，看你说的，我家里早有对象了。”

晚上，我和光蛋睡中间，老黑和欧阳林各睡在一个边儿上。睡中间比睡两边要暖和得多了。

六点四十，连长在外面吹起床哨。事后老黑说，我听见哨音从床上惊跳起来的情景，如一只猫被人踩了尾巴惊跳起来的样子。光蛋也是这样从床上坐起来的。

我在穿衣服的时候，听见老黑班长在被窝里“嗤嗤”地笑。

地下有人已穿好了衣服在走动，接着划亮一根火柴，点亮马灯。我看见是那个戴上士肩牌的欧阳林。欧阳林叫了两声：“起来起来，出操呢！”

隔壁的帐篷里骚动起来。

就有伸懒腰的声音从被窝里传出，上等兵慢吞吞地撑起来，揉着眼。伸懒腰的是下士，两个中士则依然睡如死猪。

老黑突然就大吼一声：“快起来！要死了个球啥？”

上等兵的速度加快了些，下士开始坐起身子，一个中士在被窝里咕噜：“班长，请个假，我头痛。”另一个中士跟着说：“我肚子痛，你给连长说一下，哎哟哎哟好痛呀。”

老黑又吼：“你们的鸡巴痛不痛？”

头痛的中士嘻嘻地笑，说：“痛！痛！”

肚痛的中士也嘻嘻笑，说：“班长，你怎么不起来呢？”

老黑说：“你们别跟我学。我定型球了哩，提起来一串串子，放下去一堆堆子。你们明年回西宁，还争取进步呢。”

头痛中士说：“哟！不就没提上干嘛，灰心丧气喽？”就和肚痛中士开始穿衣服。

老黑也就嘿嘿笑了。

欧阳林打开帐篷门，外面的雪光便把帐篷内映得一片亮堂。

篷顶上积了厚厚一层雪，昨夜的“簌簌”声是下雪声。各自打扫篷顶上的雪，在空地上跑了几圈，天就亮了。在雪地上跑步另有一番情趣，每一步都咕叽作响，像是踩着了一只老鼠。

也点名。待我熟悉了这里的生活后才觉出，这点名是一种象征了，它表明着我们是军人。

点到老黑时，欧阳林说：“他病了。”

连长说：“他球毛病多！”

点完名就解散，各自端了盆子到帐篷外洗漱。水很宝贵，先洗脸，两人合用一盆。我们刷牙的时候，就听见老黑杀猪般的求饶声从帐篷里传出来：“哈！哈哈！——呀哈哈哈哈哈！我明天出哩！哦——哈！”

欧阳林说：“连长又把老黑的鸡巴抓住了。”

我们把牙刷包在口里来回刷出满嘴的泡沫，鼓动着腮脸上笑成了一片。

第二天，老黑还是不出操。

三天后，那辆车返回，把那些换下山的兵拉走。一次换下去的通常是五十个。五十个兵一齐站在公路边，昏天黑地地哭，似乎生死离别了——也许是，等两年我们下山时，他们已复员了，这一辈子怕是再见不上面了。相依为命的缘份尽了。

连长的喉咙里咕咕作响。

那个我第一眼看见她叫“阿姨”的连长的老婆也哭。那次我叫她阿姨后老黑说，以后叫嫂子，军区司令员的老婆来了我们都只叫嫂子。

我也跟着他们哭。但我的眼睛从两指叉开的缝隙间看他们，见他们竟哭得那般的起劲和热闹，我就一片迷惘。哭什么呢？他们是在哭什么呢？

换哨的时候，连长说：“老黑，你带赵伟和光蛋到冷可哨所去。”

老黑说行，就领着我和光蛋到了冷可哨所。

哨房在半山腰里的一块平地上。老黑说，对面是西，靠背山的东，那么面朝东，左北右南。到哨所的当天，便有一架飞机从空中飞过。举起望远镜，能看见飞机尾巴上的“中国民航”的字样，眼睁睁看着它飞过了国境线。老黑说那是从北京飞往印度的。我想坐那飞机回家一个钟头就可以到了吧？

哨房是两间，里间摆着一架能睡三个人的床，床下塞着两个鼓囊囊的军用战备包，外间墙上挂着三枝枪，装罐头的大木柜上放着一架黑色手摇式电话。地上放着一只煤油炉，油渍渍的，炉上搁着一个黑不溜秋的铝锅子。墙上还挂着一盏旧马灯。

老黑在床上铺行李。我和光蛋整理带上来的罐头。老黑说：“到达巴垭的哨所来，要把人的耐力使到极限。”

这话半年后我和光蛋相信了，在这里生存要承受最大的重负。我们吃饭不用碗，每人一把叉，将罐头连汤带水吞下肚里，然后到屋外的空坝上踢空罐头盒，看谁踢得远。踢得近的便做十五个俯卧撑，做下一顿的饭。

每次踢得近的都是邵光蛋，他虽然胖实腿上却无劲。每次他跑去看，就用我们老家的方言骂：“龟儿子！格老子咋整的嘛？”他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又该他做俯卧撑煮饭了。

光蛋煮饭总是笑嘻嘻地一个人忙乎。我要给他帮忙，他就慌忙给我作揖说饶命吧伙计！——我们定下的规矩，自己的事自己做，该谁干就谁干，要别人帮忙就扒掉他的裤子，要在屁股上涂油的。这玩笑我们从不做到底，最多是把裤带松开就完了。一般的惩罚是把七斤的大头鞋用鞋带连起来挂在他的耳朵上吊着。

我们想着法子打发难熬的寂寞与孤独。

离哨所不远的一个悬崖上有一块白色石头，我们三人对着那白色石头研究了好久，都猜不出是什么质地。最后决定打电话给达巴垭要一根绳子来，攀上去取样来研究。过了几天，路过的兵车就把绳子给捎上来了。花了三天的功夫才把绳子套在那白石上，然后

由邵光蛋攀着绳子爬上去，用榔头敲了几块下来。

老黑反复细看，又用牙咬试硬度，说是汉白玉。既然是汉白玉，那就很宝贵，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就是用这种石头做的么？邵光蛋说把这石头用三轮车送到北京去，说不准能换个老黑那样的志愿兵当当。

我和老黑就都笑，说运去不可能，这么远的。邵光蛋说那就让那架去印度的飞机回来时在这个空坝子上停一下让它带回。老黑说你娃是做梦娶媳妇哩！那么做什么呢？邵光蛋翻来覆去看那石头，突然拍了脑袋想出主意来，说：“刻东西吧！把这些石头刻成菩萨、帽徽、鸟儿什么的，我探亲时带回去好送我的侄子们作见面礼。我的侄子多。”

我和老黑也再想不出什么好法子，同意了，于是就开始刻。

邵光蛋在入伍前谈过恋爱，他知道吻的滋味。一说起这个，他就啧啧赞叹不休，又说出许多澎湃的感觉。他说一想起女人嘴唇的滋味，他就受不了晚上要射箭的。于是他就刻了一个女人，胸脯刻得高高的失去了比例。我和老黑都取笑他说他是流氓。他就红了脸跟我们犟：“这哪里是女人？我刻的明明是观音菩萨。我随时带在身上保佑我呢！”

邵光蛋被我和老黑取笑之后再不雕女人了，就对着军帽雕帽徽的形状。

爬绳是一种冒险，也许是在冒险的刺激中可以减轻一些心理上的负荷，又可以寻找到一种快感，所以邵光蛋总要求爬，他爬的也最多。

刻刀钝了。老黑派光蛋去玛多镇买刻刀。头天晚上，光蛋就烧了满满一锅子水，把脸连洗了三遍。我和老黑睡得朦朦胧胧地听他在前屋抱怨：“龟儿子！咋莫得个镜子嘛！”

玛多镇离哨所一百多里，邵光蛋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傍晚才回来。一回来就喋喋不休：“啧啧，老黑，啧啧，赵伟……唉呀啧啧啧啧……”

老黑等他的下文等得不耐烦了，骂他一顿，他才说：“在车场看见，一个穿透身红的姑娘抱着一个小伙子，吻呀吻呀吻呀，舌头在嘴里乱搅呢！啧啧啧啧……”邵光蛋咽下口水，他那喉结就上下滑动了一下。

我就努力构想那舌头在嘴里搅的感觉。

邵光蛋掏一面小圆镜，悄悄塞到他那个枕头下，再掏刻刀时怎么也掏不出来了。急得团团打转，一边翻衣兜一边急慌慌地问自己：“刻刀呢？刀呢？我的刀呢？”

老黑问：“你昨晚睡在哪里？”

邵光蛋愣了半天说：“我在外面蹲了一夜，半夜冷时我翻了几个跟头。”

老黑手指头点着光蛋的鼻梁说：“我说你个球娃呀，咋不住旅馆哩嘛！”

邵光蛋说：“住……旅馆太贵了。”

老黑说：“丢了就算球子了哩，以后再买。”

元旦的前一天，老黑叫我和邵光蛋再到玛多镇去一趟，除买刻刀，还要买一些过元旦的东西：一盘鞭炮，两斤白酒，三个羊肝。邵光蛋死活不去了，叫老黑跟我去。老黑说他在家还要做个灯笼。邵光蛋说灯笼他也做得来，推着老黑跟我走。老黑就跟我去了。

第二天元旦，我和老黑早早地赶回哨所里，远远地看见哨房的角上吊着红红一团东西，走近一看，是一个红裤头用树枝撑鼓的灯笼，上面写着两个字：元日。

老黑笑道：“你过‘元日’呀？”

邵光蛋鼓着腮直冲我们往里屋眨眼。老黑莫名其妙的，伸头往里一瞧，脖子便像被人拔出了一般不能收回了，半天才讷讷地说“柳——妹——”

——床沿上坐着一个女人，她是老黑的婆姨。

晚上，我和邵光蛋到白石崖下去睡。枕着冰土，在雪冈下听高原的夜籁和山的脉搏。我和光蛋紧紧地挤在一起。邵光蛋说：“老

黑他们俩是世界上跑得最高的地方来做夫妻的吧？”

我没吭声，我知道和他说下去就没完没了。

我说：“光蛋，你想过没有？”

光蛋说：“想什么？”

我说：“出路。”

光蛋就不吭声了，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我走那天晚上，爹娘对我说要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部队上混出个样来，你看到这里能混出来么？”

我不知道。

风雪加劲，呼啸起来。而我却分明感觉这夜的寂静。

光蛋一改沮丧口气：“想这些做啥子？在这地方把人活下来就万幸了。你猜老黑他们现在在干啥？”

我说：“不猜。”

光蛋说：“伙计，你别到时候娶个老婆不晓得咋整，我教你一个法子……”

半夜里，我和光蛋冻醒过来，邵光蛋说：“跑步不冷。”于是就起来在石崖下的空地上跑步。“还是踢正步带劲！”于是就踢正步。我说：“光蛋你新兵训练时咋老甩顺拐呢？”光蛋说：“就是怪，不喊口令我能走好，一喊口令，我就甩错。你看，我现在不是甩得好好的吗？”

薄薄的残雪在静夜里被踩得滋咕滋咕地响，犹如一支优美的曲子。

哨房的窗口还透着温柔的马灯的光。这清淡的夜如此美丽多情。

天空不再飘雪，太阳从东头出来又从西头落下，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雪峰全都清晰地露在太阳光下。

难得见到这样的好天。我、老黑、光蛋向白石崖走去，一路喊叫不停。老黑说：“夏天快来了。”